



吐魯番學研究叢書

高昌石窟壁畫綫描集

①

吐峪溝石窟

吐魯番學研究院 吐魯番博物館 編



Line Drawings of the Wall
Paintings in Gaochang:

Tuyuq Caves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吐魯番學研究叢書

吐魯番學研究院

吐魯番博物館

編

高昌石窟壁畫綫描集 ①

吐峪溝石窟

徐東良 陳玉珍 王 龍 編著

Line Drawings of the Wall
Paintings in Gaochang:
Tuyuq Caves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高昌石窟壁畫綫描集·吐峪溝石窟 / 吐魯番學研究院, 吐魯番博物館編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25-8409-3

I. ①高… II. ①吐… ②吐… III. ①高昌(歷史地名) —壁畫—白描—畫冊 IV. ①K879.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70370 號

高昌石窟壁畫綫描集·吐峪溝石窟

吐魯番學研究院
吐魯番博物館 編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麗佳製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89 × 1194 1/16 印張 9.25 字數 100,000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500

ISBN 978-7-5325-8409-3

K · 2316 定價: 8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高昌石窟壁畫綫描集》編委會

顧問

謝辰生 陳國燦 孟凡人 榮新江 丹青 史曉明

主任

趙強 王霄飛

主編

曹洪勇

編著

徐東良 陳玉珍 王龍

編委（以姓名拼音字母爲序）

阿力木·熱西提 艾里肯·巴拉提 陳霞 鄧永紅

國豪 哈斯也提·艾代吐力 李媛 呂恩國

劉耐冬 路瑩 瑪爾亞木·依不拉音 買爾旦·克依木

馬國玉 任新宇 舍秀紅 孫磊 田嘉輝 王麗梅

于銀山 趙陽 張勇 張海龍

序

吐峪溝石窟是吐魯番地區開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位處鄯善縣吐峪溝鄉霍加麻紫村北。石窟沿吐峪溝兩側南北長約 500 米的範圍分佈，分東、西二區。據近年考古發掘統計資料，石窟數量應有百餘，其中殘留壁畫者有 16 個。石窟始建於 4 世紀，及至 5～6 世紀之北涼與麴氏高昌時期建寺鑿窟達到頂峰，並成為皇家寺院。7～12 世紀，唐西州時期、回鶻高昌王國時期，續有開鑿或改鑿洞窟的活動，時名“丁谷寺”。13 世紀以降，隨着伊斯蘭教的傳播而逐漸廢棄。20 世紀初，外國探險隊紛至沓來，盜掠不斷，致使大量珍貴文物流失海外。

吐峪溝現存石窟大多為晉、南北朝、唐代之遺物。從 2010 年以來連續六年對吐峪溝的保護性發掘來看，溝東區和溝西區石窟均是多層式的組群佈局，以禮拜窟為中心，左右上下開鑿僧房窟、禪窟及其他生活用窟。禮拜窟一般建在最顯著的位置，除了繪有壁畫外，通常在地面鋪磚和抹白灰。石窟的形制和壁畫，反映了龜茲石窟寺和中原石窟造像的影響，是研究吐魯番地區佛教的發展演變以及中西佛教藝術傳播與交融的重要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已故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曾說過：“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吐魯番是新疆古代文化的一個縮影，匯聚了四大文化的精華，這裏不僅是一個多民族地區，也是一個多宗教地區，大凡在絲綢之路沿綫傳播過的宗教，如薩滿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都曾在吐魯番流行過，只是影響大小與流行時間的長短有所不同而已。就吐峪溝石窟而言，可以說是古代吐魯番佛教文化的典型代表。此外，薩滿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也曾在這一帶有着不同程度的傳播。石窟南側有著名的吐峪溝麻紫，為新疆伊斯蘭教聖地之一。麻紫坐落於原來的佛教聖地上，體現了該地區佛教與伊斯蘭教的交替。

吐魯番自古以來就是溝通東西方的通道——絲綢之路上的一顆璀璨明珠。在吐魯

番西 12 公里處的交河故城溝西臺地上，考古學家採集到了大量舊石器晚期的石器，表明吐魯番在三萬至一萬年前即有遠古人類繁衍生息。2003 年以來，鄯善縣洋海墓地的考古發掘，為我們揭開了沉睡數千年之久的薩滿巫師的神秘面紗。洋海墓地一號墓地 M21 和 M90 兩墓出土了為數不少的穿孔人頭骨，說明這是一個靈魂崇拜盛行的原始族群，頭骨穿孔的實施者極有可能就是這個族群的精神領袖——薩滿，也就是漢人通常所謂的巫師，亦即今日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所謂的巴合西、皮爾洪、達罕之屬。可以想見，洋海墓地曾經有薩滿階層存在。

早在張騫“鑿空”西域之前，溝通東西方的道路即已開通，漢代以後，中原通西域的絲綢之路更加活躍起來，吐魯番的地位日益凸現，大批移民湧入，民族成分日益複雜。魏晉時期，一些以商賈為生的中亞粟特商人開始定居吐魯番盆地，在交河溝西及巴達木、木納爾等地都發現有粟特人墓地。粟特人入居，同時把他們信仰的祆教也一並帶來，這是祆教進入吐魯番的第二個階段。1981 年，吐魯番文管所在吐峪溝發現一處墓地，墓葬中發現了兩個裝殮祆教徒遺骸的納骨器。從吐魯番出土文書看，高昌國設有專門管理和監督祆教的官吏——“薩寶”，在官方祭祀活動中，需祀祆教神祇“丁谷天”，其地位逐步越居薩滿教之上。

摩尼教在吐魯番的流行始於高昌回鶻，9~10 世紀臻至極盛。回鶻入主高昌初期，仍然保持了漠北時期的制度，宗教信仰上尚未受當地盛行的佛教影響，仍奉摩尼教為國教，成為王室的宗教。11 世紀中葉印度學者迦爾迪齊（Abū Sa'id 'Abd-al-Haiy ibn Dahhāk ibn Mahmūd Gardizī）著《紀聞花絮》（*Zayn-al-akhbār*）記載了高昌回鶻的宗教狀況，稱高昌回鶻王室尊奉摩尼教，但並不排斥其他宗教，景教、祆教和佛教同樣受到優渥待遇。各種宗教和平相處，相互砥礪，共同促進了吐魯番文化的發展。

中古時期的吐魯番，特別是在前伊斯蘭時代，各種宗教大體上是和諧共處的，這主要得益於宗教信仰的自由，無論是中原王朝控制時期，還是地方政權當政期間，都不武斷干涉居民的宗教信仰。這些宗教之間縱然偶有摩擦、衝撞，也主要體現在新來宗教給舊有宗教產生一種衝擊，造成舊有宗教的恐慌和不安，但這種不安情緒很快會消失，隨之而來的是各安其狀，甚或互相吸收對方精華的思想，借以彌補自己宗教理論體系之不足。

漢唐時期的吐魯番，統治者主要為來自中原或河西的漢人，宗教政策十分寬鬆。在每年某個相對固定的時間，政府會主持盛大的祭祀活動，並派大批官員參加，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祭祀的神靈有自然神，主祭者很有可能是薩滿，而祆教神靈的祭祀當然由西域胡商的宗教領袖“薩寶”來主持。在這些祭祀活動中，薩滿教與祆教相得益彰，其樂融融。

從漢文資料來看，高昌郡時期(327～460)的佛教，在某些方面還依附於中原地區的民間信仰和道教。吐魯番文書中常常出現“道人”一詞，實際上指的不是道教人物，而是佛教僧侶。佛教梵字在高昌郡時期被稱作“祠”，歷經闐氏、張氏、馬氏高昌國時期，由“祠”向“寺”演變，至麴氏高昌國時(499～640)，已全部喚作“寺”了。4世紀末至6世紀初這一階段的隨葬衣物疏，不無道教思想的濡染。6世紀中葉，佛教輪回思想開始在衣物疏中出現，道教與佛教得以互相滲透、融合。

高昌回鶻前期，回鶻王室主要信奉摩尼教，在高昌城修建了規模宏大的摩尼教寺院，城內還出土了大量摩尼教文書。此外，在柏孜克里克石窟，也有部分佛教洞窟被改造為摩尼教洞窟，繪上摩尼教的壁畫。最典型的莫過於第38窟：該窟原為佛教洞窟，當回鶻人西遷後纔被改造成摩尼教窟，後來，隨着摩尼教的衰落，該窟再改回佛教窟。在吐魯番高昌故城α遺址出土有一幅摩尼教繪畫，畫中人物均為印度教諸神，如梵天、毗濕奴、濕婆以及訛尼沙。儘管這些畫像的具體內容尚待進一步探討，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即摩尼教在汲取佛教營養的同時，也吸納了印度教藝術的成分，印度教的這些大神一躍成為摩尼教的神祇。

高昌回鶻時期的景教遺存，主要有高昌故城和葡萄溝附近的水旁遺址。兩地出土了不少景教壁畫和用敘利亞文、粟特文、中古波斯文、回鶻文書寫的景教典籍殘葉，比較著名的有回鶻文《聖喬治殉難記》《巫師的崇拜》和敘利亞文、粟特文的景教祈禱書斷片等。這些都是唐宋元時代的遺物，有些文獻甚至可能早到6世紀中期。總之，吐魯番地區當時應該是景教的一個中心。

在吐魯番盆地，曾經流行過薩滿教、祆教、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蘭教。這些宗教，除了薩滿教為地產外，其餘均為外來宗教，它們隨着絲綢之路的開通及繁榮，被不同的民族與政權攜帶而來，並生根發芽，蓬勃發展。不同的宗教相繼經歷了世俗化、本土化及民族化的進程，從而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影響到人們的衣食住行和婚喪嫁娶，成為人們精神生活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在吐魯番歷史上，尤其是在高昌回鶻時期，多種宗教並行不悖，彼此吸收、共同發展，這可以說是吐魯番古代宗教信仰的一大特色。

隨着時光的推移，大部分宗教都湮沒於歷史塵埃之中。14世紀末，東察合台汗國第三任可汗黑的兒火者武力征服吐魯番，強迫當地佛教徒皈依伊斯蘭教，這是吐魯番盆地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宗教衝突。此舉導致佛教在吐魯番從此一蹶不振，伊斯蘭教成為盆地內的主體性宗教。但佛教的一些建築及裝飾形式，卻被後來的伊斯蘭教承襲，薩滿教的遺俗也頑強地殘留於今日維吾爾人的生活當中。除此之外，吐魯番盆地留下的諸多宗教遺址、宗教藝術品和多種語言的宗教文書，都成為世人參覽、遙想、追思和研究

的物件；這筆珍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也會給人們帶來更多的歷史啓迪！

作為吐魯番古代文化的典型代表與縮影，吐峪溝石窟承載着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值得深入研究。但由於自然的侵蝕和人為的破壞，今天的吐峪溝石窟幸存壁畫甚少，而且大多模糊不清。為了能夠盡可能全面真實地保存現存壁畫的豐富歷史信息，吐魯番學研究院的同仁不辭辛勞，孜孜矻矻，窮其心智，臨摹了相當多的石窟藝術作品，並精選其中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和文物保護價值的綫描圖，哀為一輯，編成《高昌石窟壁畫綫描集·吐峪溝石窟》。著名敦煌藝術專家段文傑先生嘗言，臨摹絕非“一般人所謂比着葫蘆畫瓢的技術操作，而是一門值得深入探討的學問”。質言之，臨摹本身就是對古代藝術由表及裏的深入研究。本書所收均為臨本之精品，不僅忠實於原作，而且用筆圓熟，畫面準確，綫條優美，再現了古代吐魯番的歷史文化風貌和偉大的藝術創造力。

綫描圖集出版在即，編著者索序於我。石窟藝術本非個人所長，但翻閱圖集，卻不無感想，油然而生敬意，故爰贅數語，意在祝賀，同時向學界推薦，冀以推進吐魯番學的快速發展，和敦煌學比翼齊飛。

楊富學

2016年10月9日

目 錄

序.....	1
概述.....	1
一、吐峪溝石窟群歷次考古調查情況.....	3
二、吐峪溝石窟群編號情況.....	6
三、現存石窟壁畫.....	9
四、石窟形制.....	17
吐峪溝石窟壁畫綫描圖.....	21
吐峪溝石窟群東區石窟.....	23
吐峪溝東區第 18 窟	24
吐峪溝東區第 27 窟	28
吐峪溝東區第 31 窟	47
吐峪溝東區第 32 窟	57
吐峪溝東區第 50 窟	69
吐峪溝石窟群西區石窟.....	85
吐峪溝西區第 2 窟.....	86
吐峪溝西區第 20 窟	94
吐峪溝西區禮拜窟 1	118
吐峪溝西區禮拜窟 2	125
後記.....	131

圖版目錄

【概 述】

圖一	吐峪溝石窟大峽谷位置圖·····	1
圖二	吐峪溝石窟寺地形圖·····	2
圖三	吐峪溝石窟外景·····	4
圖四	吐峪溝石窟東區全貌·····	7
圖五	吐峪溝石窟西區全貌·····	7
圖六	吐峪溝西區鳥瞰圖·····	7

【吐峪溝石窟壁畫綫描圖】

吐峪溝東區第 18 窟

圖一	立佛(1) ·····	24
圖二	立佛(2) ·····	25
圖三	立佛(3) ·····	26
圖四	立佛與聞法菩薩·····	27

吐峪溝東區第 27 窟

圖五	阿育王起塔因緣局部·····	28
圖六	千佛與菩薩局部(1) ·····	29
圖七	千佛與菩薩局部(2) ·····	30
圖八	千佛與菩薩局部(3) ·····	31
圖九	千佛與菩薩局部(4) ·····	32

圖一〇	千佛與菩薩局部(5)	33
圖一一	千佛與菩薩局部(6)	34
圖一二	千佛與菩薩局部(7)	35
圖一三	千佛與菩薩局部(8)	36
圖一四	千佛與菩薩局部(9)	37
圖一五	千佛與菩薩局部(10)	38
圖一六	千佛與菩薩局部(11)	39
圖一七	千佛與菩薩局部(12)	40
圖一八	說法圖局部(1)	41
圖一九	說法圖及阿育王起塔因緣圖局部(2)	42
圖二〇	說法圖局部(3)	43
圖二一	說法圖局部(4)	44
圖二二	說法圖局部(5)	45
圖二三	說法圖局部(6)	46

吐峪溝東區第 31 窟

圖二四	立佛像	47
圖二五	立佛像	48
圖二六	立佛像局部(1)	49
圖二七	立佛像局部(2)	50
圖二八	立佛像局部(3)	51
圖二九	立佛像局部(4)	52
圖三〇	立佛像局部(5)	53
圖三一	菩薩	54
圖三二	菩薩局部	55
圖三三	交腳坐佛像	56

吐峪溝東區第 32 窟

圖三四	飛天局部(1)	57
圖三五	飛天局部(2)	58
圖三六	飛天局部(3)	59
圖三七	飛天局部(4)	60

圖三八	菩薩局部(1)	61
圖三九	菩薩局部(2)	62
圖四〇	菩薩局部(3)	63
圖四一	菩薩局部(4)	64
圖四二	菩薩局部(5)	65
圖四三	禪觀圖局部(1)	66
圖四四	禪觀圖局部(2)	67
圖四五	禪觀圖局部(3)	68

吐峪溝東區第 50 窟

圖四六	佛本生故事局部(1)	69
圖四七	佛本生故事局部(2)	70
圖四八	慈力王施血飲夜叉	71
圖四九	佛說兔王經局部(1)	72
圖五〇	佛說兔王經局部(2)	73
圖五一	善事太子入海品	74
圖五二	說法圖	75
圖五三	忍辱仙人本生	76
圖五四	屍毗王本生	77
圖五五	說法圖(1)	78
圖五六	說法圖(2)	79
圖五七	佛本生故事	80
圖五八	屍毗王本生和慈力王施血飲夜叉本生故事	81
圖五九	聞法菩薩(1)	82
圖六〇	聞法菩薩(2)	83
圖六一	聞法菩薩(3)	84

吐峪溝西區第 2 窟

圖六二	藥師佛	86
圖六三	立佛像(1)	87
圖六四	立佛像(2)	88

圖六五	立佛像(3)	89
圖六六	立佛像(4)	90
圖六七	立佛像(5)	91
圖六八	立佛像(6)	92
圖六九	立佛像(7)	93

吐峪溝西區第 20 窟

圖七〇	飛天(1)	94
圖七一	飛天(2)	95
圖七二	飛天(3)	96
圖七三	赴會弟子(1)	97
圖七四	赴會弟子(2)	98
圖七五	赴會弟子(3)	99
圖七六	赴會弟子(4)	100
圖七七	十六觀局部	101
圖七八	十六觀局部(1)	102
圖七九	十六觀局部(2)	103
圖八〇	十六觀局部(3)	104
圖八一	十六觀局部(4)	105
圖八二	十六觀局部(5)	106
圖八三	十六觀局部(6)	107
圖八四	十六觀與飛天(1)	108
圖八五	十六觀與飛天(2)	109
圖八六	星相圖	110
圖八七	須摩提女緣品・赴會弟子局部(1)	111
圖八八	飛天	112
圖八九	須摩提女緣品・赴會弟子局部(2)	113
圖九〇	須摩提女緣品・赴會弟子局部(3)	114
圖九一	須摩提女緣品・赴會弟子局部(4)	115
圖九二	須摩提女緣品・赴會弟子局部(5)	116
圖九三	須摩提女緣品・赴會弟子、飛天(6)	117

吐峪溝西區禮拜窟 1

圖九四	祥雲、蓮花、火焰·····	118
圖九五	比丘誦經圖局部(1) ·····	119
圖九六	比丘誦經圖局部(2) ·····	120
圖九七	菩薩(1) ·····	121
圖九八	菩薩(2) ·····	122
圖九九	菩薩(3) ·····	123
圖一〇〇	菩薩(4) ·····	124

吐峪溝西區禮拜窟 2

圖一〇一	天神(1) ·····	125
圖一〇二	天神(2) ·····	126
圖一〇三	菩薩(1) ·····	127
圖一〇四	菩薩(2) ·····	128
圖一〇五	菩薩(3) ·····	129

概述

吐峪溝石窟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東約 60 公里，鄯善縣吐峪溝鄉吐峪溝麻紮村。地理座標：東經 $89^{\circ}41'39''\sim 89^{\circ}41'40''$ ，北緯 $42^{\circ}51'50''\sim 42^{\circ}51'51''$ 。西南距高昌故城約 10 餘公里，西距柏孜克里克石窟約 20 公里，東南距柳中故城約 15 公里，是新疆境內最東的一處石窟群，是高昌、也是古代絲綢之路上一處重要的佛教遺跡。這裏溝谷兩岸石壁峭立，沙坡斜倚，溝水穿谷，洞窟就鑲嵌在兩岸的半山腰中，疊嶂相錯，鱗次櫛比。當地人們將溝東區稱為“kūn tima”（“太陽壁”的意思），溝西區稱為“ay tim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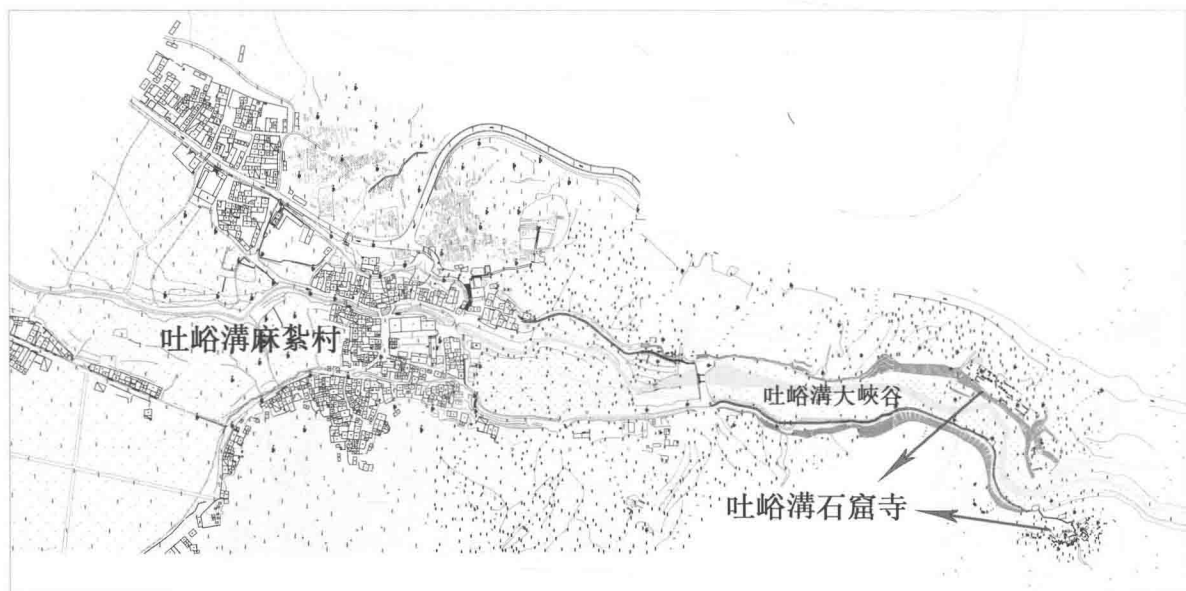


圖一 吐峪溝石窟大峽谷位置圖

(“月亮壁”的意思)。在溝西區有古代僧徒留存的一條小路，通過這條小路可以爬上懸崖上的寺廟，當地人們把這條小路稱為“kirik bir tatma”(“四十一臺階”之意)。吐峪溝石窟的昌盛與衰微都與高昌政權的存亡關係甚密，對研究我國古代石窟的發展演變具有重要的意義。

由於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故對吐峪溝石窟的研究，不僅對高昌佛教的研究價值很高，而且對西域佛教與中原佛教及其藝術關係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義。高昌作為古代西域的重鎮，其政治文化與河西、龜茲息息相關。十六國時高昌為河西各割據政權統轄，也是匈奴人沮渠蒙遜建立北涼政權的重要一郡，派重臣駐守。公元 442 年後，這裏又成為北涼的首府。北涼尊奉佛教，以佛教作為其統治思想，因而在境內修寺、鑿窟、起塔、造像，大力推行佛教，高昌當然也不例外。佛教迅速發展，進入了高昌佛教史上的第一個興盛期。6 世紀初河西金城人麴堅在吐魯番建立王國，史稱麴氏高昌，這一時期經濟文化發達，絲路貿易興旺，佛教依然盛行不衰，寺院、佛塔林立，吐峪溝石窟自然就成為高昌的重要佛教中心。

吐峪溝石窟還出土了吐魯番現知最早的佛經抄本《諸佛要集經》殘葉，同時，也發現了北涼建都高昌時期的王——沮渠安周所寫供養經。近年來，吐魯番古墓葬也出土了一些有關“丁谷寺”的文書，所提到的年代大多為公元 5~7 世紀，更能說明這一時期是吐峪溝石窟的繁盛期。回鶻人曾經維修和重建過一些洞窟和寺院，但後來遭到十分嚴重的破壞，至今僅有少量痕跡。可以說，吐峪溝石窟是吐魯番地區目前已知開鑿年代最早的石窟群。這裏也曾經是中原佛教文化與西域文化最早交匯的地區，還是新疆古代三大佛教中心之一。吐峪溝石窟現存的壁畫，是我國佛教及其藝術發展史上的珍貴遺



圖二 吐峪溝石窟寺地形圖

產，不僅是研究高昌佛教真實可靠的資料，而且對研究公元 5～6 世紀我國佛教及其藝術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據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唐代文獻《西州圖經》記載：“丁谷窟有寺一所，並有禪院一所。……寺基依山構，揆巘疏階，雁塔飛空，虹梁飲漢，巖巒紛紜，叢薄阡眠，既切煙雲，亦虧星月。上則危峰迢遰，下則輕溜潺湲。實仙居之勝地，諒棲靈之秘域。見有名額，僧徒居焉。”^①從這些記載來看，唐代的吐峪溝石窟雖仍在使用的，但卻僅有寺院和禪院各一座，這與現今考古發掘所獲信息非常不符。根據壁畫風格判斷，該石窟群的始建年代應在晉設高昌郡時代^②。南北朝至唐初，成為高昌王國最高統治集團全力經營的佛教重地之一。新近的考古發現表明，高昌回鶻時期，吐峪溝石窟仍繼續使用，且規模有所擴大^③。如 2016 年考古發掘出的一座石窟就是一典型的例證。據現存情況來看，石窟壁繪有兩層壁畫，石窟滿壁貼金箔，並大量運用了價格昂貴的青金石繪製，給人一種氣勢磅礴、金碧輝煌之感。1928 年黃文弼先生在吐峪溝溝口拓得一塊回鶻文石碑，即《安姓僧和土都木薩里在高昌國吐峪溝重修寺院碑》一紙，碑文載：“由於寺院圯毀無主，我安姓僧（和）我土都木薩里（把該寺院）加以修整，使其重新成為一座寺院……”這一記載說明當時的吐峪溝石窟已經“圯毀無主”。而在回鶻高昌建立之後，由於統治階層推崇佛教，佛教信仰熱潮又一次在回鶻蔓延，石窟得以重新整修創建。約 15 世紀，佛教被伊斯蘭教所取代，洞窟也隨之廢棄。

一、吐峪溝石窟群歷次考古調查情況

對吐峪溝石窟群進行考古學上的調查，始於 1879 年俄國植物學家雷格爾（A. Re-
gel），他率先到吐峪溝進行調查測繪^④。1893 年至 1895 年又有俄國中亞考察隊羅伯洛
夫斯基（V. I. Roborovsky）、科茲洛夫（P. K. Kozlov）到吐峪溝考察，帶走了一批漢文、回
鶻文文書和佛教遺物^⑤。1897 年俄國考古學家克列門茲（D. A. Klementz）從吐峪溝石
窟盜取了大量的壁畫、手稿和刻印文書等，其成果刊佈於《1898 年聖彼得堡俄國科學院

① 敦煌文書 P. 2009《西州圖經》山窟二院條。

② 閻文儒：《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文物》1962 年第 7～8 期，第 58 頁。

③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吐魯番學研究院、龜茲研究院：《新疆鄯善縣吐峪溝西區北側石窟發掘簡報》，《考古》2012 年第 1 期，第 22 頁。

④ [俄]雷格爾：《吐魯番探察記》，《佩特曼地理月報》，1879 年。

⑤ [俄]羅伯洛夫斯基：《俄國地理學會組織的中亞考察團之作業》，彼得堡，1902 年；《新疆鄯善縣吐峪溝東區北側石窟發掘簡報》，《考古》2012 年第 1 期。